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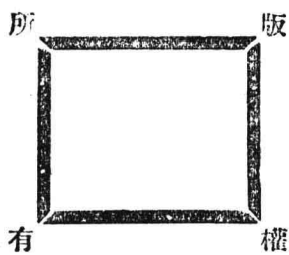
万人塚の墓

萬人的憑弔

嚴仲達作

1929

北野社



十八年六月初版
實價四角五分

So the freed spirit flies!
 From its surrounding clay
 It steals away
 Like the swallow from the skies.

 Wither? wherefore doth it go?
 Tis all unknown;
 We feel alone
 What a void is left below.

Howitt.

游魂亦如是

蛻形共驅馳

飛翔復將翔

隨女天之涯

翻飛何所至

塵寰總未知

女行諒自適

獨我棄如遺

依故曼殊大師譯

萬人塚的憑弔

1 9 2 9 5 1 付 排

1 9 2 9 6 1 初 版

1 — 3 0 0 0

每 册 定 價 四 角 五 分

上星期六同學王君搭林肯總統號放洋到美國去，清早起來，特地跑到新關碼頭，乘公司送客的小火輪到楊樹浦去送他。

小火輪離開新關碼頭，駛到楊樹浦，靠攏林肯總統號的躉船。躉船上載紅帽子，穿紅褂子搬行李的苦力，跑上跑下，異樣的活潑。

船快要起碇，船上的水手，旅館送客的，都忙個不得了，我同王

君稍微談了幾句話，小火輪的汽笛響了，我們便這樣握手，道了別。剛下到小火輪，機器就開動，甲板上面，此時已經站滿了送行的人們，還有許多穿高底子鞋，躲在皮斗蓬裏的西洋，東洋，中國的小姐太太們，頭一低，甲板上望去，盡是美而可愛的女人腿。

在手巾飄揚再會聲中，小火輪已經開滿機器，向上海開回，沿途經過了許多英國，日本，美國，法國的駐防兵船，正在操着早操。這時恰巧一個英國的飛機，在江面駛過，快要預備升起來。甲板上的眼睛，好像被磁石攝住，目不瞬的望着那怪物。

呼的一聲，飛機已向吳淞去了。一時想起前幾天交涉署爲英國飛機，侵犯吾國空權，多次抗議，後來鬧了一翻扣機翼，拆路軌的事情，不禁望着江面發癡。

正在這樣蒙想的時候，忽聽背後叫道：

『那是三嚴嗎？』

這樣一喊，好像把我從夢裏喊醒。我定了一定神，回頭一看，尋找招呼我的朋友，望來望去，却硬找不着。

我正覺得有點詫異的時候，一個人在我左邊的肩上一拍，我連忙一轉身，凝視了兩分鐘，便很驚訝的說：

『這不是三張嗎？你怎麼會在這裏？什麼時候到上海來的？』

『來了兩個禮拜了！聽說你在上海，幾次想來看看你，可惜又不曉得你的住址。』

『好話！領謝不起！我們到下面坐坐吧！』

此刻我便不禁回憶起六七年前的張一音了。那時我還在博文書院，記得是秋天校裏行畢業典禮的那一天，他帶着若曼，他的未婚妻，從他岳母家裏來玩，我們碰着談了半天話覺得很相投，就成了很好的

朋友了。

一音是很沉靜的，若曼却是個很活潑而毫無拘束的女孩子。那時她的頭髮已經剪了，兩邊捲着，櫻紅的嘴唇，粉白的臉，托着兩頰紅暈的微笑，望去是令人覺得她再天真沒有的。

同一音在母校會過一次，以後在漢口青年會，新市場，以及在他岳母家裏，玩過多少回。後來他離開漢口，回到長沙家裏，我們又不斷的通訊，一直到第二年夏季，我離開了母校，纔漸漸疏忽起來。

久別重逢，當然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愉快。我們跑下梯子，走進艙裏，揀選了個位子坐下，我便告訴他我的住址，請他明天早晨，一定到我那裏去談談。因為第二天是個禮拜，當然是再好的個機會沒有。小火輪靠了新關碼頭，我們就分手，臨別的時候，我又叮囑了幾聲，請他第二天一定去。他點頭答應了。

晚上我便跑到店裏，買了一罐咖啡，幾瓶牛乳，又到紙烟店裏，買了一罐紙烟，好助我們的談興。

第二天，早晨起來，吩咐娘姨煮好咖啡，放在爐子上熱着，隨後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坐下，等候他來。

八點鐘將敲過的時候，他果然來了。我把他迎到樓上坐下，遞他根紙烟，擦好火柴，也就陪他坐下。

他較從前消瘦了好多，那天在小火輪上，要不是他還認得我，我實在分辨他不出來。

我坐下，開頭就說：

『一別就六七年了！』

『是啊！從那裏說起！』

他回答的時候，微微嘆了一口氣，從他回答我的態度看，就可猜

到七八分，他的環境不大順利。同時我就不禁也有些感慨了。

我又問：

『你到上海來，是已經在這裏找到了職業，還是有別的什麼任務呢？』

『沒有別的，這一次來，也不過是送一個朋友，昨天已經乘林肯總統號放洋去了。他因為沒有到上海來過，所以就特別請我，替他來照料照料。』

『呵！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現在可進行甚麼事業沒有？想一定是很好的！以先你們在長沙辦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聽說很受人們的稱贊呢！是不是？』

『甚麼事業，什麼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現在不過只落得一個「生事鬼」的混名罷！』他說了又嘆了口氣。

我看見他這副神情，這時候便叫我意外的驚奇了。回想起頭一次會着他，他那種飽滿的精神，副有進取勇氣的個有作爲的青年，什麼事情竟叫他變到這樣頹喪呢？

好奇和同情的心，已經叫我非把他的底細得着不可了。這時娘姨已經把咖啡拿上來，我替他倒上一杯，把牛乳糖，一同放在他的面前。他道了一聲謝，倒上牛乳，放了兩塊糖，用茶匙攪了兩下，就担起杯子，喝了一口。這時便叫我想起了若曼來了，我便又問：

「若曼呢？你們可已經結了婚？有了小孩子？她還康健嗎？」

「若曼，她去年已經不在了！」

他這樣不思索的回答，但他回答的聲浪很低，差不多叫我聽不清楚，同時臉上樣子，却變得像不勝其愁的。

這時便叫我更驚訝了，就連忙又問：

「若曼嗎？若曼？若曼不在了？怎麼，年青青的就……。」

我這樣疑慮的問。同時我似乎很希望他的話，不是實在的。

『是的！她已經不在了！談到她，那話就長了。但是你肯耐性聽，那麼，我便不妨把這件事的始末告訴你。』

『當然！一音！當然！一音！』我這樣喊起來了。

他把杯裏的咖啡吃完了，我又替他倒滿，隨後又拿了根紙烟遞給他。他擦燃了火，點燃了烟，吸了一口，就慢慢對我述說他這可憐女郎的故事。

我會着若曼，是在我那一年到上海讀書，頭一次從漢口動身往上海的來旅途中。我記得我來的時候，搭的是招商局的江輪。船不大，因為那天單的只有一隻船開往下遊，所以旅客，非常擁擠，到我上船的時候，船上就僅僅只剩下一個小小的房間了。

這時若曼也來到船上，預備到上海去，她的哥哥全母親提着行李送她。

當然船上已經沒有空的地位。他們在我的房間門口，走來走去，交頭接耳的談，似乎很焦急。

「這位朋友請教？」她的哥哥突然敲着門進來。

「張！轉教？」我連忙站起來迎接他。

「蔣！」他答應了我，「張君還有同伴來嗎？」隨後接着又問：「沒有，我是單人往上海的。」我這樣回答他：

「那麼，我便有點事煩擾你。」

「什麼事情，請問？」

「沒有別的，因為舍妹也是想到上海去，現在船上只剩下這一個鋪位，所以想一煩攪張君，不曉得張君的意思怎樣？這便是舍妹。」

他說完了，用手指着她介紹我，我很恭敬的向她點了個頭，但她沒有回禮，僅僅只望我笑了一笑。不過這是多麼有趣的一笑！現在想

起，這的確是副有全部童年的熱誠合純潔的愛嬌的一笑。

你想我這時怎樣纔好，很躊躇了一會，纔說：

「要是令妹覺得沒有什麼不便，那麼當然是很歡迎的」

「出門談什麼不便？她還不過是個小孩子，一路總得要多多費心照料照料呢！」她的母親這樣的回答。

你想我這時還有什麼可說，我真再找不出一個可拒絕她的理由了。

這樣談了一會，他們都下船去了，我便替她把行李打開鋪好，我從網籃裏拿出一包點心來，放在鋪邊上，她不待我請，已經吃了好幾塊了。她問我：

「張先生，你可是湖南人？定是！我知道！我看見你的眉毛，我就知道。」